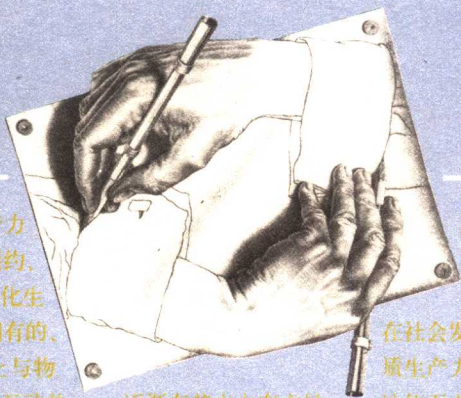




文化生产力
有一个简约、
表述：文化生
人们所拥有的、
定阶段上与物

入、互融互动并 逐渐在其中占有主导
然与社会（包括人自身）的总能力。

之释义。
确定的
产力是

在社会发展到一
质生产力互参互
地位而去改造自

Wenhua Shengchanli

◎ 方 伟 / 著

文化生产力

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

河北教育出版社

Wenhua Shengchanli

◎ 方 伟 / 著

文化生产力

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生产力：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 / 方伟

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

ISBN 7-5434-6085-8

I. 文... II. 方... III. 文化—产业—生态学—研究 IV. ① G114 ② Q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808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p.com>
地址：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6085-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3560, 88643565

邮购地址：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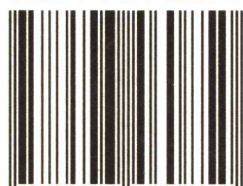
晴夜的天空，
没有哪一颗星星最亮，
问题是它们离你的远近各不相同。

责任编辑 谭 湘 郝建国

特约编辑 王志强

装帧设计  BOOKS DESIGN

ISBN 7-5434-6085-8



9 787543 460850 >

ISBN 7-5434-6085-8

定价：38.00 元

目 录

I 总 论

一、社会总发展的动因与推动再认识 / 2

§ 1 社会生产力 /2

§ 2 生产关系与社会思想文化 /8

§ 3 社会总需求的发展位移及其
新的社会生产力要素的构成 /14

二、文化，文化作为生产力 / 22

§ 1 文化及文化“圆球体” /22

§ 2 文化作为生产力 /29

§ 3 文化的先进性 /37

三、文化与经济参与关系的适时把握 / 43

§ 1 文化之于物质（经济）发展的深入与深度 /43

II 本体论

一、文化生产力 / 50

§ 1 文化生产力的界定 /50

§ 2 文化生产力的基本特征 (a) /56

§ 3 文化生产力的基本特征 (b) /69

§ 4 文化生产力的运行实践规律 /86

二、文化产业的理论构建与运行实践 / 95

§ 1 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互构性驱动 /95

§ 2 文化产业的理论定位与运行实践的路径 /102

§ 3 文化产业实践的具体范式表现 /115

§ 4 全球化、信息化中文化产业
(文化服务) 的前倾态势 /125

§ 5 本土文化产业与文化服务的趋向框架 /135

三、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文化产品 / 147

§ 1 传统阅读主体性空间的持续确立 /147

§ 2 电视产品的存在, 信息产品 (信息服务)
自身的正向关联 /158

§ 3 其他文化产品 (服务) 的现代性理念设置 /166

§ 4 文化服务作为产品的差异性构成 /180

四、文化管理与管理体制的内在性认识 / 188

§ 1 文化管理与管理体制的奥义所在 /188

III 创造（主体）论

一、创造（生产）主体，接受（消费）主体 / 198

§ 1 创造（生产）主体与接受（消费）主体
及其互动方式 (a) /198

§ 2 创造（生产）主体与接受（消费）主体
及其互动方式 (b) /207

二、创意的形成、存在与实践表达 / 217

§ 1 文化产品的创意进路 /217

§ 2 现代社会文明条件下的创意中心点 /225

§ 3 创意实践中的成本控制与价值生成 /233

后记（代结语） /241

I 总 论

Z o n g L u n

一、社会总发展的动因与推动再认识

§ 1 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在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定论,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是混合一处的;而到了信息社会,物质与精神生产则很可能是相互同化而同体的。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生产虽处于明晰、确定而相对独立的状态,但是,物质与精神的发展也发生了互为转化或异化的文明结果。社会生产力,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以及多个方面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总能力。

在21世纪初,立足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1]同生共在的世界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信仰)等的总体格局,万事万物变得云谲波诡而浩瀚无穷,极富思想与理论的想象力与催生产力,思维、情感也思接千载、心连天宇,一派生机勃勃、变化莫测之景象。

《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11期^[2],十分诚恳和卖力地对“21世纪的社会蓝图”作了整整“21个设想”。从能源环境、科学技术到民族主义、生活方式,从城市人口、政治文化到生物基因、物理量子,从宗教人性、经济教育到时光通讯、人工智能等等,均有着大胆的理论设想和切实的科技实践路径,勾画与构建也充分吸纳了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科技累积来作为基础,并作了相当的想象与存在个案的说明。该

[1] 关于人类社会主要反映在经济文化上的本质形态,不少古人、先哲或是晚近一些的专家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但以社会生产力主要要素的实际构成而作为社会发展在形态上的表述,还是较为统一的观点。著者——在此后所有旁注的行文中,“著者”即为本书《文化生产力: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著述人的自称——以为,在信息社会之后,应是生态社会的莅临。

[2] 《商业周刊》杂志由美国的麦格劳·希尔公司主控。中文版的版权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和前者共同拥有,其所有信息均取自于《商业周刊》原版。

“21个设想”的策划与组织者这样说道：“我们难以展望今后的1000年，但敢于正视未来100年的事情，想象一下看似飘渺虚幻的未来，如同尼尔·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那样。我们的理由是：如果你能想象到未来的多种前景，并设想到它们的影响，那么你就会对未来出现的任何情形都更有备无患。”^[3]十分有趣的是，设想者在作“设想”的时候，并不过多地纠缠于学术的探讨而以免显出一定的生硬，如对“21世纪”人们生活方式的构建，是这样进行情景描绘的：“电冰箱的门上装有定时锁，摄像机能观察你从电冰箱中取出什么食品。如果食品中所含卡路里过高，微波炉就无法启动烹制。厨房中的对峙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问题。”^[4]在这里，涵盖着多重理论的要义，如社会学、健康医学、人工智能和通讯信息技术等。对生活方式的构建与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本点上，形成了“复合”、“复调”的思想理论认识。在接下来的“设想”中，对上面这一话题的续接，是因生存条件的获取而被打破又重新组合一起的个人“生活”。“设想”者引用科幻小说作家布鲁斯·斯特林的话说：“凌晨3点依然是人类灵魂的午夜。假如你从未见过日光，季节情感便会错乱，新陈代谢就会失调。”^[5]但是，这一切似乎正在成为社会人们渐渐流失而不再回首的生活梦想，因为“没有根基的生活正在带来没有时间限制的作息时间——餐馆同时供应早餐麦片和马蒂尼酒，因为人们的胃口因各自体内生物钟的不同而各异”^[6]。更有甚者，能源的社会供应则完全个体化——“因人而异”化了，并且在生态环保和一次性再生能源逐步走向枯竭与穷尽的条件下，竭力来勾绘人的无所不能了：“到21世纪，差不多人人都有个人的涡轮机。……假如你的电力能自给有余，你还可以把多余的电出售给当地电网。”^[7]人的个体化而借助工具的劳作运动，人的“势能”转变成“电能”的储备，使社会偌大电网覆盖下的“我是你的地方电站”的个人能源理念，得到社会化的实施。

在这样简短而支离破碎的“21世纪设想”的介绍中，我们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认识到将来之于人的“生活”，已经不再是过去或传统意义上的“生活”概念和内涵，不是简单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产品的提

[3] 见《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11期9页。

[4] 见《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11期9页。语出英国电信公司未来学家伊恩·皮尔逊。

[5][6] 见《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11期21页。

[7] 见《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11期10页。

供与服务、政治文化体制等社会发展要素基本方面的持续驱动与相应索求,而是在社会的多重意义上(物质、精神两者基本的复合构建之中)提供着“生活”所需并尽可能快的发展“平台”,“生活”成为社会一切文明发展结果在某一阶段上的社会“复合体”,内在要素之间的参入、涵盖和交互,会变得空前激烈、实际有效而令人瞠目结舌。很明显,作为“生活”本质与基本的缔造者——社会生产力,在内涵和处延、基本特征和属性上也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思索的是:“21世纪设想”中的全部生活,与传统的社会生产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还能够画出相互促动、循环往复的数理等号? <链接一>

<链接一> 之于大多认识而言,虽然对社会生产力在原初意义上的认识,仅仅是物质的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未来“生活”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融合和纠缠不清,使得在这里理解认识的“促动”、“循环”,不可能是“物质的社会生产力——生活(物质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物质的社会生产力”这样的过程。

在这里,至少存在着这样几个疑问:社会生产力作为“某一社会的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8]这样的提法,是否就符合社会文明起源、发展、变化的理论本质实际,社会生产力是否就仅仅是“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结果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其次,生产方式的设立,在原初模型上就极有可能发生思维极度物质化的偏差,或许是碍于物质生产条件的相对匮乏、困难以及社会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相对低下、简单并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充满理性的渴望与感性的畅想,生产方式作为改造自然而获取物质资本(财富)与物质资本(财富)累积的社会运行方式(体制),能否将其他一切社会发展的必然、必备要素统统排除在外?从古至今,在思想理论上锲而不舍、久耕不辍的人们,是否过多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化(宗教)体制上讲求门类划分、发凡举例,而根本性地忽视了这些原创理论和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交会?我们甚至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预感的降临:可能在世界文明建立、发展和变化的原初含义上,社会人们对其本质(本相)的认识就存在着南辕北辙的误差和总结歧路的拓展。

这样的问题进入,或许带来理论认识上的虚妄乃至荒诞不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概要地对世界文明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累积成果——在种种简说的总结中,来进行诘问和追讨,是否能够抵达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彼岸。《圣经》^[9]之于西方文化的起源,《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牛顿,1687)之于近代科学的诞生与科学思想的肇始与建

[8]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中找不出“生产力”的词条(英文版出版时间是1998年)。该解释语出《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卷4769页。

[9] 《圣经》无正式出版年月。其分为《旧约》与《新约》两部分,前者成书于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年,后者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全书的主导思想以《旧约》为主。在本著《文化生产力: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正文中,此后所列举之各学说大著,其著者姓名后所列时间均为原版出版时间。

立,《物种起源》(达尔文,1859)之于生物进化与对宗教神权的挑战,《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748)之于“法律至上”社会(国家)意识和“三权分立”社会政法体制的构建,《几何原本》(欧几里得,1482^[10])之于“纯粹数学”的建立、推出与近代科学思想的初现端倪,《释梦》(弗洛伊德,1899)之于人的意识以无意识的反拨和人的言行无意识之导控(人的无意识领域的发现及其哲学美学意义),《原始文化》(泰勒,1871)之于文化人类学的产生与对文化的学理性研究,《一维的人》(马尔库塞,1964)之于物质对精神的导控与精神自身的异化——对物质无穷尽的个人占有,《动机与人格》(马斯洛,1954)之于“独立人格”的“自我实现”与精神分析的科学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建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1883~1885)之于“超人”的诞生和轮回及权力意志的获取与实践,《第三次浪潮》(托夫勒,1980)之于未来学和“各种电子设备将是明天‘无纸办公室’的开端”与“回到家中工作”、“个性化生产”,《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之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态的建立,《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卡斯特,2000)之于信息社会的崛起与网络经济、网络文化及网络社会的发展存在,等等,均是对自有世界文明社会以来物质与精神相互促动发展结果的解释、理解、认识和总结(包括未知领域的发现、创建与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及预知)。如是,可不可以再次发出这样的疑问:社会生产力原本就不仅仅是单一的物质生产力?更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促动精神文明的发展,而后者反过来又作用于物质生产力?我们的意思很明确:物质生产力从来都不是单一地对社会发展去发生作用的。物质生产力自一开始就可能必须与精神文化相互作用与融合,同时也必须有精神思想的参入才可能在物质实践与结果的实现中得以发挥力量。这或许是一种彻底的人文思想。而以人为本并不是在几千年后的现时显现突起——人——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一切,包括物质与精神,就通通是围绕着人的存在、发展而存在、发展了。人,显然并不是单一的物质存在,她是世界一切物质存在与发展结果经过其自身才得以显

[10] 此时间指《几何原本》第一个印刷本问世的时间。嗣后,该著陆续出版了一千余种版本。

<链接二> 于“人”的表述或界定，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其原因，也基本上是不同的学者站在了不同的学术理论角度来认知和判断。如“人属双足灵长类哺乳动物（智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存在于许多可以自由杂交繁殖的种族之中的人科动物的唯一近代代表”等等。著者^[1]所言的“人”的“存在体”，是物质与精神的混合物，并且始终处于这一混合物类的高端位置上。

[注] 在此及以后“链接部分”中的“著者”，均为本书《文化生产力：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著述人的自称。特此说明。

现、表现的客观与主观相互结合的“存在体”。<链接一> 我们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解，有着这样的认识和追索：

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主要方面，表明着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所组成。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主体，而劳动资料则是这一主体外在的延伸和扩展，是主体的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则取决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发展与结合的程度，从原始人与石斧（刀）到现代人与信息科学技术，劳动对象也就从自然界的动植物推进到了现在以对原子、中子、质子等的研究利用和对地球外层空间的探寻，等等。我们认为，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这种因素深深隐含、潜匿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中，同时也表现在这三者之间相互促动（同时也可表现出相互制约）、匹配与发展的关系中，甚至就在后者则明显地是属于精神文化的内容。把社会生产力从一开始就理解为单一、纯粹的物质生产劳动，应该存在着不确和机械认识的生硬。社会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原始社会，由于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不发达或是身处于起始之端，社会分工便不会十分明确与细致，尤其在物质与精神的生产活动上表现着两者的混合不清。后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初始阶段），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也从混合不清到逐步明晰分开、相互独立促动、再渐渐混合而交互发展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立足于这一简单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两端，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两幕社会生活鲜活展现的历史场景：一群健硕而赤裸的人们，在水草丰美的山地间追猎食物，嗣后，便在空地上围拢起来“载歌载舞”，集体体尝物质与精神混合一处的快乐和向往；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数字化（电子化）、智能化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内，没有工作态、学习态、休闲生活态之分，“生活”与“工作”完全画上了等号，生命的尽可能的延续（也包括其自身的繁衍甚至再生与克隆）是物质与精神同一终极的目的——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完全能够同化而同体。我们可以为社会生产力进行这样大胆的理论定

位：社会生产力，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以及多个方面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总能力。倘若顾及社会生产力为物质生产力的理论思维定势以及关于这一点上的学术讨论习惯，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定位也可以作出以下的调整和界定：社会生产力，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人们改造自然的综合（复合）能力。物质生产作为生产目的并没有改变或增加，但是，形成这一目的的生产能力，却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一切社会资本资源和人本身的复合驱动力。

其实，关于对社会生产力内涵理解的变化，是必然随着社会总生产的中心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有着石器生产力为第一生产力、铜器生产力为第二生产力、铁器生产力为第三生产力、机器生产力为第四生产力、电子（信息）生产力为第五生产力、生态生产力为第六生产力……一样。这不但决定了社会形态与体制的更迭变化，而且也使社会生产力的内涵有了革命性的刷新。温家宝2001年11月9日在第十二届世界生产力大会上的演讲中，明确表示：“随着时代的前进，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方式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实际上，劳动者、劳动资料本身的结构性的变化，已促使劳动对象的根本性变化，由土地、动植物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的开发利用已然是云泥之别了。现在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正集中在这样几个关键话语上——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发达、信息科技的推进、创意意识的社会化形成、生态性持续发展能力的开拓和建立等等，而一般地提及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已经不能说明、解决现代的社会生产力问题，尤其是关于生产力主体的全面提高——即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升，则更加是精神因素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参与和导控。由于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形而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被逐渐具体到对形而下的社会经济（物质）发展主动力的认识上，于是就有了“生产力促进中心”这样的行政单位的设立^[11]。<链接> 这是在1992年，由中国国家科委在《关于组织科技界推动企业科技进步的工作纲要》中首先提出建立的，文中还确定了“百、千、万生产力促进工程”的内容，试图借此新增社会

<链接三> 对社会生产力的认识，也极有可能如对“文化”、“信息（化）”等的理解一样，面临被泛化、俗化的危险。如“关系也是生产力”、“请客也是生产力”、“公关小姐也是生产力”等等，就是对社会生产力浅表化、世俗化的一种认识。

[11] 至2000年，仅以四川为例，其就组建了省、市、县三级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共计十五家，其中成都、南充、自贡、绵阳、内江、德阳、泸州等地就建立起了市一级的“生产力促进中心”。

产值100亿元(人民币)。这里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理解,已是具体的信息服务、科技开发、生产关系调整和人员培训等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企业和行政部门等多重含义的组合与支撑了。

我们认为,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与认识社会生产力,并综合(复合)地看待与认识社会生产力在生产目的上的作用,应该特别关注与认识生产力主体。社会生产力,绝对不是单一、纯粹的物质生产,我们应该考虑物质生产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要素。

§ 2 生产关系与社会思想文化

在有关经典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关系的论述中,知道了“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第二次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中,社会思想文化所起的作用,正是社会生产力渐进中断的直接诱因和动因——甚至不能想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蒸汽机的诞生是没有关系的结果。随着更可感知、认识的第三次社会生产力变革的推进与深入,这种变革就愈发不是单一的物质性与物质性的存在,而愈来愈是系统的、综合的、和谐的以及互补、互动、互促的物质与精神统一而同体的关系使然。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不再是那么景象沸腾、轰轰烈烈,而是在悄无声息地消蚀与颠覆着已有的社会生产力结构。

社会生产方式,通常被定义为:人类通过有目的的劳动,以获得其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方式。这显然是从社会生产力是单一、纯粹的物质生产力来进行的理论认定。不过,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同时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而生产关系又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是人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我们对社会生产方式必有着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考。我们知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而生产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特有范畴^[12],其内涵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样四个环节。于是,生产关系可以被视作是与生产力相对立的

[12] “生产关系”这一范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和认识在1844年两人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已现端倪。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立足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待它们,并由此揭示其社会形态的实质,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认识。

统一存在,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有生产关系应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规律之说。其中心内容为:生产力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必定与之适合,成为适合人们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但这种适合一旦走向非适合,生产关系便随之产生新的本质变化——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成为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主控和主导,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一点,可以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看得比较确切。人们一般地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五次高潮:一是以农业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世界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使其占据世界经济结构的中心(核心)位置;二是大机器工业化革命,农业生产的中心地位让位于工业生产,世界经济指标开始以工业生产为根基与主要;三是化工科技的兴盛与发达,世界似乎进入“化学合成时代”,是人工制品大行其道的尚新社会的到来;四是电力技术的革命,亦即电气化热潮的到来,使得大规模、标准化、系统化的工业生产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五是信息科技也即电子科技的促动与发展,信息时代有了高歌猛进的奏响,信息社会初始降临。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简练、明晰和直接地将此看成三次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的繁盛、大机器工业化生产的到来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这样三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也基本上说明了全球范围内社会(国家)发展、演变和推进的三大阶段:奴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中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后期(同时伴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考察这样三个基本阶段的前后启动、引发、促进、衔接,甚至是驱动、决定的基本因素或力量,都无一例外地发现“社会生产关系”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并且这一“社会生产关系”一俟具体化,就是社会文化、思想理论、教育传播等的本质影响与历史性作用。我们特别关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发生的缘起及其社会动因。